剡溪漫筆

刻孫一之剡溪漫筆序

自余頓以車與一之僕僕何果不相舍一之故書簏其腹笥便便廉弗蘊余性疎而善忘嘗所遊目時有忽恍以徵一之君列眉然余嘆謂一之君吾行秘書哉一之亦嘆謂余恨此短檣破帆

載得秘書并載唐家見又爲取夫文采巨麗爲以余謔一之一之還相嘲而爲吾兩人不逢年志感爾亡何一之遇得

左麻供奉即余向所謔一之職也謔若爲讖於是一之得徇其嗜於序觀石

集之藏罕不窺也茲漫筆特其占餘所衷一二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世人何必不知味何必知味一之第學惇君立之梓之非攬其過於塗者而迫之嘗聽其嘗之者之為何如人要為不急、其見云耳并以序問余前為痛

猶謝筆札之役久獨念一之已遂寘滇
追懽生平於一之胡以謝一之故多問
亟好余古文辭嘗貢余楊梅并其賦
与俱来其瑰宕閎遠何必減子虛上林
以時、不去藁褁故不多作其行於世
有益智編謚法纂嗚呼一之古之篤

行君子余所心折豈獨以其文哉

萬曆甲寅四月八日

友弟徐時進拜手題

剡溪漫筆小叙

剡故嵊地奉化與嵊接壤亦有剡溪爲余家上游其地多古藤土人取以造紙所謂剡溪藤是也余遊走風塵乃心未嘗一日忘剡服官之暇時手一編偶有所得漫以片紙筆之剡中紙録剡中人語故

系之剡溪於亦漫耳漫去無足錄
即錄豈足以存漫得之而漫棄之
以寄吾好其存擲存不問也唐
舒元輿有文悲剡溪藤以之錯
為文者皆夭閼剡藤之說也讀其
文悅於自失者久之

孫能傳自述

刻剡溪漫筆小引

余兄澄讀中秘書歸剡中嘗出一編示余曰此剡溪漫筆也剡中人用剡溪藤錄剡中人語徒漫耳漫不及存即存不存也余謂之天下儁宕魁

嶰之士泛覽博涉以撰結垂編錄者多寄情豪談小慧剽剟離跂之學往亦別有一種可觀觸今見者賞心悅目是編述雜屑越于訓故名物之辨樓按於耳目聲欬之餘往往出入

經史錯綜古今遺文舊說糾
傳習之訛與義微辭補注疏
之闕進之傳雅未及不足以備應
研編削之一助也至其首辨
皇明慶成五百子事及歷陵
國朝名臣謚典後人鄭譚龍衣之誤尤

閱實錄則是編之存不直為談

助而已因并付剞人與益紹編

並存之

萬曆癸丑霜月皇極日回

明孫能正書於餘不溪上

文昌閣

剡溪漫筆目錄

卷之一

辟曹

卷之二

卷之四

大行　古懷韻

宗族稱房　邪不干正

擬易　會稽祀始皇

物生應月　讖兆

一乳三四子　白麻

樟亭　吳會

孫孟詩　孫承公

宋僉憲女　面首

笏稱面　人相食

餓狠饑豹　刑餘

卷之六

[illegible]漫筆目録終

剡溪漫筆卷之一

四明孫能傳一之甫輯
弟能正立之甫校刋
姪如葯如芝如蘭仝校

慶成王百子

王元美皇明盛事述載慶成王百子事考之玉牒慶成最多男者惟溫穆王鍾鎰實止四十四子早夭者一庶人二長子襲封外封鎮國將軍者四十人耳有女四十七子女共九十一人謂之百子者盖總男女舉成數而言而元美信爲實然乃云自長子襲封外餘

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失實多矣元美之書必傳百子事貳左易傳　玉牒藏在秘府人所希見恐滋後世之惑聊爲之辨

晉鄞令謝鳳辨

余邑名宦祠有晉鄞令謝鳳東門資福廟爲公專祠國朝賜祭稱晉縣令謝公之神郡邑志及廟記皆云宋臨川内史靈運之子元嘉中爲鄞令余竊疑之元嘉乃宋文帝年號時代晉已三世矣元嘉中爲縣令安得稱晉若云仕晉靈運以元嘉十年被誅年四十九當禪宋時纔三十五歲耳令二十而生鳳在晉之時鳳不過年十

五六何能作令史傳父祖子孫官爵皆附書考靈運傳及子超宗傳但言鳳坐父徙嶺南早卒孫幾卿傳敘曾祖靈運父超宗而不及祖鳳其未嘗作令可知然則何爲杞之世說註引謝氏譜晉安南將軍謝奉之父亦名鳳官至丞相主簿或曾爲鄞令亦未可知靈運子見宋書而晉書不載謝奉父子稍屬僻左豈以同姓名致誤邪不爾則晉當爲宋之訛

孟浩然詩出文選

孟浩然詩無一語不出文選覩其集中如脉脉不得語漆園有傲吏有客款柴扉身世兩相棄寶劍直千金陳

平無産業知音世所稀感念同懷子空床難獨守皆全句祖襲如日夕望三山百鎰磬黄金翠羽戲蘭苕緣源殊未還出自平津邱故林日以遠清風松下來森森兩足垂輕舉振六翮皆止更易一字其采用三字如石下潭懊中畫蒼梧野楓樹林之類一二字如隈隩谿險偃瀑溟漲八解四禪之類故實如觀濤吊屈雲夢田孤嶼詩之類尤未易悉舉盖唐人重文選學平日口誦心惟直與冥會流出筆端絕不見痕迹澹宕踈秀卓然成一家言與活剝李賀拆洗杜陵者正自不同余欲取文選註浩然詩句爲證引以見其所從來未暇成也

客星犯御座辨

嚴子陵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耳古今相傳以爲美談遂名其釣處爲客星亭考歷代天文志客星乃妖星之别名自漢元光至宋末凡五十餘見見必有兵喪簒弑之應光武屈身下賢乃帝王盛節何緣致有客星天文志何以不書棊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下賢一事亦可弭其

萬思與此記回護大有意但以理斷之何問史書不書占應不應當人君下賢之日而妖星見象於上天公亦大瞶瞶矣當時侯覇諸君卽非嫉賢之人其阿諛順旨一語足成大隙焉知不深恨而謀以間之唐紀處訥與武三思昵中宗嘗因穀價踊貴召處訥問所以救人者三思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是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彼樹黨者能假天象以固人之寵彼譖人者獨不能假天象以離人之交乎謂之客星其辭隱犯御座甚急其辭危帝乃付之一笑而以故人共臥當之直視以爲吉祥善事乃見

光武之大也

平泉戒子孫

李文饒營平泉莊作記以戒子孫謂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也論者譏其不達余謂古人一器一物何嘗不欲貽之子孫如圖譜所載誠帛周敢等銘皆云子子孫孫永寶用況其大者乎但文饒追先志而必經始平泉余直以爲不必如此耳范文正公子弟請治第洛陽公謂洛中名園甚多而其主多不能至誰復禁吾遊者得此意則何必有園司馬溫公獨樂園記不過灌花剖竹盥水登高清風自來明月

時至便謂天壤間無復此樂得此意則何必以花石爲奇平泉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莫不畢致當時有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之句不知物之尤者或能爲妖聚之多者其散必速文饒經始之日洛城有力者已耽耽欲問其鼎雖佳子孫誰得而守之文饒之蔽不在作記戒子孫而在經始平泉

清刻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清苦不受公料其子嘗噉官厨餅枷之累日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曰臣手口俱足餘

無所須此足稱廉吏矣然法令嚴肅有細過必深文附害尺布斗粟之賦無所寬貸奏配嶺南者千人遇瘴癘死者十八九當時有刺史羅刹政之謡一何酷也文帝謂其暴過猛獸竟以坐免後爲御史所劾死於獄中家無餘財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天之報施何其速與因思郅都趙禹尹齊韋史皆稱其公廉惟慘刻少恩皆以取禍大者誅斬小者黜免甚至仇家燒其尸史皆列之酷吏傳可爲清而過刻者之戒

月朝月末

曹操遺令云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

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庚黔婁傳云汝誠禱旣至得申至月末月末謂晦也

六出奇計

陳平六出奇計王幼學綱目集覽謂千金行反間惡草具進楚使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躡足封齊王信僞遊雲夢縛信解白登之圍按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其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若前六事獨白登一計祕不可知餘皆具載史冊何言祕乎上敘白登之圍已云用平奇計圍得以開其計祕世莫得聞馬班之筆豈贅複至此詳味全文詔御史更以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
邑凡六益封然則所出奇計當在曲逆受封之後從攻
豨布之時非槩舉生平而言集覽之傳會無疑漢世已
莫能闢千百年之後乃欲以事實之殊誤學者

仲父辨

齊桓公稱管夷吾為仲父世皆讀作父母之父余竊疑
之分之至嚴而不容假借者莫如父子君臣子不可以
臣父君豈可父其臣乎古字父與甫通乃男子美稱禮
所謂某甫是也夷吾字仲桓公特稱其字與魯哀公稱
仲尼為尼父正同豈尊為仲父之謂哉秦昭王謂范雎

云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一時誤解爲父母之父後人相承不復加察韓非子又傳會其說云仲既相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何必稱之爲父而後親臣求親於君而受其父稱寧復有人臣禮乎周稱太公爲師尚父亦以其名呂尚而官太師劉向別錄以爲師之尚之父之其說亦誤後世尊寵其臣或以爲仲父或以爲尚父承訛襲舛莫知其非殆未之深思也

淵明種秫

梁昭明作陶淵明傳淵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曰

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晉書南史皆因之按歸去來辭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是淵明以八月到官以十一月自免時已過種秫之期矣焉得爲此語乎作傳者因敘中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遂傅會至此非實事也因思淵明爲饑所驅至叩門乞食及爲令乃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視折腰之恥甚於乞食平生恨飲酒不得足公田之利足以爲酒自淵明意中事乃不及一稔而去之略無斗醖之戀視奪志饑渴甘屈身以狥世者奚啻若九牛毛王摩詰云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九原有知當笑

王維浾鼠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當以王文成之辨爲正郡人吳君元孝著論駁之余不敢謂然嘗爲後辨申文成之說大略以春秋證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及梓慎論火出日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左氏周人也其所紀事艷麗而近誣有之能誣及舉世通行之時月乎夫子書春王正月左氏傳云春王周正月春正月而繫之王春王正月而繫之周其爲周正非夏正斷斷無疑也近見元齊履謙

春秋諸國統紀桓公六年冬十月雨雪解云冬十月今之八月書失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以授時曆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也余爲之躍然引經傳爲證者多矣未有推本曆數以明其必然者只此一條可結紛紜之舌

物類異常

物類多異常肉之異如犀兼五種肉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象亦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鼉脹巨

象以小斧斲之其創見星月卽合熊以挺撻之更致長壯膽之異如麞鹿膽白蝟與鱧魚膽甘象膽不附肝隨四時在足春在左夏在右秋後左冬後右又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取而旋生骨之異如鳳骨黑鮫骨青海馬骨水火不能毀以腐糟淹之遂爛牝牡之異如龜與蛇爲匹黿以鱉爲雄獺以猿爲婦鳥鼠同穴者以鳥爲雌雄孕之異如鶴以跡交而孕烏以涎交而孕鵲以意交而孕鸊鵜以足交而孕孔雀以影交而孕鵁鶄鸛以目交

而孕兎舐雄毛而孕䲔䲸聽聲而孕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鱧魚則其子附鱧之鬐鬣而生產之異如兎鵲鸕鷀蟾蜍皆吐而生子相制之異如蓖脂得火可以煉鐵蟾蜍肪塗玉則軟刻削如蠟貘食銅鐵其溺能消鐵爲水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根荄之異如菟絲以茯苓爲根赤箭有游子十二周環於外去大魁數尺皆以氣相屬而實不相連他如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杜鵑寄巢生子百鳥爲哺其雛赤箭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牡麻草見日則濕入陰則乾在夏欲涼在冬欲溫此類甚多皆不可以常理推測王逸少云石脾入水即乾出

水便滋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惟上聖乃能窮理意卽上聖焉能窮其理乎

歇後語

詩文用歇後語亦是一疵東京魏晉以來多有之崔駰云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崔琰云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傅亮云照鄰殆庶王融云風舞之情咸蕩皆載在文選不以爲嫌終不可爲法陶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梁武帝戲到溉文章假手孫盡日得無貽厥之力乎後學相承遂謂兄弟爲友于子孫爲貽厥少陵詩山鳥幽花皆友于昌黎詩豈謂貽厥無基址顏魯公郭汾陽

家廟碑友于著睦貽厥有光皆未免俗若爾則率土之濱莫非王何以云倒繃孩兒也

朞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月後歛俟其生也須送終之禮須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歲朞日謂周一日也朞年朞月經傳多有之朞日僅見此

貪富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籍勲蔭極口腹之欲謂門僧聖剛曰凡炭炊飯先燒熟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及寇陷瀍洛財産剽盡與聖剛同伏山中不食三日賊退徒步

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中食美於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慚靦無對金溪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清福荅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戰又幸一家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觀前一事處富者可以自警觀後一事居貧者可以自寬

裴楷的對

晉武帝踐祚探策得一深以世數爲疑裴楷對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倉卒間解

釋君心之疑語極中的東坡志林証之似少苛肅廟入
繼大統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事正
相等若何敬容當朱雀門之災阿附上意引易先天而
天弗違借聖經爲諛詞欺天罔人莫此爲甚史乃謂之
名對斯可鄙矣志林以楷爲頗亦趣筆之誤

不薦幕屬

仇念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對以
十口之家日用一千念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
菜羹念驚曰某爲太守居常只是吃菜君爲小官乃敢

食肉定非廉士遂止不薦廖德明提舉廣東刑獄有鄉人爲王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奪薦章二公事甚相類不惟清約可師其好惡予奪初無成心尤可想見其人品也

曹子建

曹子建才名甚盛幾於奪宗今觀其初得邯鄲淳甚喜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是何輕脫乃爾只此一事伎倆可知阿瞞寵之不過悅其浮

藻爲丁楊輩搖惑耳其後屢經貶徙猶上疏求自試欲突刃觸鋒爲士卒先尤不解事漢河間北海稍涉嫌疑輙以酒色狗馬自汙植乃高自矜許攖屬后之奇接孫吳之要欲持此安之乎其制於忌兄而鬱邑發疾以死無足惜者

晉書世說可互證

世說新語與晉書相出入可以互證嵇阮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晉書則云亦復易敗耳桓温與殷浩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晉書則云我與卿周旋久世說婉而趣深晉書直而味淺一字少異優劣較然劉公榮飲酒雜穢人或譏之荅云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後公榮在阮籍坐阮與王戎對飲公榮不得一桮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步兵妙於滑稽正在借公榮語戲公榮晉書不載公榮語非讀世說不解其相謔之由其王濟荅武帝云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踈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當以晉書爲正世說云他人能令踈親臣不

能使親踈語意殊壞疑有錯誤耳大凡讀書用別種參看最有益

白駒過隙

漢書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以白駒爲日景然莊子云操有時之具托於無窮之間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史記云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騏驥六驥亦可謂之日景乎余意白駒卽詩之皎皎白駒正謂馬耳馬之度隙一瞬而過言迅疾也黄魯直詩云短長略百年共是過隙馬亦不用師古之說

三宣

周宣王漢宣帝皇朝　宣宗皆一代賢君周宣中興姬室百度聿新見於車攻斯干諸詩雖石鼓鼎彝之類無不精工至今傳以爲寶孝宣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宣廟當熈洽之運事事精善一器一物流傳於世咸稱絶佳古今三宣事頗相類宜取謚於聖善周聞也然周宣觧終漢宣過察度越前代惟我　章皇猗歟盛哉

白樂天詩楓葉蘆花秋瑟瑟楊升菴謂瑟瑟寶名其色碧楓葉紅蘆花白映秋色碧也按瑟瑟固是碧珠但楓葉蘆花正形容清秋蕭索之狀若解作碧色其味索然劉楨詩瑟瑟谷中風梁簡文詩遠聞風瑟瑟廬照隣賦風橫天而瑟瑟風亦可言碧色乎樂天庭松詩踈韻秋瑟瑟又作何說也一本瑟瑟作椒椒韻書𩑶落謂之椒瑟瑟之爲蕭索可知眼前光景何事曲解星有匏瓜遂有解論語匏瓜爲星名者鳥有郭公遂有解春秋郭公爲鳥名者皆好奇之過耳

詰旦

筆乘云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紫禁仙輿詰旦來李廻秀詰旦重門聞警蹕誤以詰朝爲今日然六朝以來如丘遲詰旦闔闔開何遜詰旦鐘聲罷柳顧言詰旦金鐃發李乂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一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不必泥明早今早也

一字至十字詩

文與可丹淵集有竹石二詩其體一字至十字竹詩云竹竹森寒潔緑湘江濵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玉忘

虛異象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欒之操無越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石詩云石石陰黑陽白岸壓胎山骨骼天地鎔鑄鬼神刻畫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鬭額鼓如溫玉聲清洗似精鋼色碧花邊砢爾似奇品林下礴然無俗格木霜慘冽堅操不移塵土昬冥孤標自隔嵬巍獨立見劉侍中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大士常命汝曰聽從今日衰翁且對君為佳客倪文節思錄入經鉏

堂雜志謂他集未見然唐張南史詠草詩已有此體但一字至七字耳其詩云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作逐東西顛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若木

張孟奇雲霞出海曙詩用若木事余偶憶若木在西誤作東用孟奇定謂非誤一時無所取證後考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王逸楚辭注若

木在崑崙西其華下照地若木之在西審矣楊炯渾天賦若木照於崑崙隋康孟詩反照若華池李太白詩羿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然亦有作東方用者唐人日再中賦其始也昇扶桑以昭晰拂若木兮氛氳望海日初出賦映嵎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升李鏡遠詠日詩始臨東岳覩俄升若木枝褚遂良文皇哀冊文東旌若木西旆條枝盧襄西征記東折若木之枝西攀蒙汜之谷豈別有來處東西皆通吾兩人之爭僅若兩小兒之辯鬭與

周亞夫廟詩誤

景州有周亞夫廟舊有碑書漢丞相條侯廟記一統志載一詩於其下云漢室深謀只是癡楚王當事更無機荒墳寶玦應從瘞宜有神光夜陸離味詩詞乃咏亞父范增非亞夫條侯也修志者鹵莾乃爾

唐賦善體物

唐賦多用騈偶雖格力稍卑亦善體物如白行簡濾水羅賦銅瓶傾瀉金盆俯就迸千點之珠光垂一帶之水溜初疑散絲之雨洒綠雲而亂飛又似瀑布之泉穿碧烟而下透又云蟣蝨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盡可一以貫之楊洽鐵火箸賦挺剛姿以執熱

揮勁質以淩烟安國抱悲於灰死莊生坐得於火傳交莖璀璨並影聯翩動而必隨殊叔出而季處持則皆至豈彼後而我先有𢠹不孤之德無愧同心之賢又云抱素冰潔含光雪新同舟楫之共濟並輔車之相因題本枯寂託有於無化小爲大曲盡形容之巧未可以駢偶少之

賁白

賁者天下之至文易詞繫賁而以白終之白者天下之至潔老氏知白而以黑守之無文之文乃至文不潔之潔乃至潔一義也人競於文我乃任質人矜於白我乃

納汙又一義也賁有時而剝落惟白則否白有時而黜汙惟黑則否又一義也

管子

管子文最古奧乃其中亦多後人闌入小問篇云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考穆公之薨在周襄王三十一年仲以王八年卒先穆公之薨已二十三年矣仲求甯戚時安得稱公謚號七臣篇云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好劍乃吳王闔閭好小腰一以為楚靈王一以為莊王事皆在後大抵偽撰文字其使事下語未免破綻若有神使

之不令後世盡受其欺也桓公遊瑯琊一段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全本孟子傅會成文

曹操遺令

司馬溫公語劉元城昨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操身後事孰有大於禪代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賊操奸心直爲溫公剖出今

魏志所載遺令寥寥數語其分香賣履處家人婢妾皆無之裴松之註亦不載志豈有別本邪陸士衡弔武帝文畧敘其語然謂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則未免墮其奸中弔文可無作也

鱷魚

韓退之驅鱷魚未必徙而遠去至誠所格不敢爲暴耳東坡碑文能馴鱷魚之暴馴字最有斟酌又聞海外夷俗有獄疑不能決輙置之鱷魚潭邊理曲者鱷取而食之直則否如此則鱷乃靈物殆亦神羊觸邪之類于

張不生獄多寃濫徙之中土用佐鋤奸殛暴之治亦大快人意而煩昌黎之驅邪一笑

易上下篇

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篇象陰陽也上篇陽而純故卦三十下篇陰而雜故卦三十四此乾鑿度之說然上篇惟乾坤頥大過坎離各為一卦其屯蒙至旡妄大畜皆一正一倒兩卦合為一卦總之得十八下篇惟中孚小過各為一卦其咸恒至既濟未濟皆一正一倒兩卦合為一卦總之亦得十八其數適均又與三十六宮之數默相符合

一點

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郤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共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群玉之一點殘燈秦少游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未爲奇也

江瑤柱

江瑤柱生余邑海中殼如長鐃一頭微銳中有肉柱絜白如玉煮以作湯清脆鮮美大是珍品蘇長公極愛之

謂可敵荔枝風格因為作傳遂為此種起名郭景純江賦所謂玉珧即此其實非江中所有也其物宜鮮不能遠出雖吳下亦罕知之近刻諸史江珵柽傳下註蟶屬弁州說部云余艷慕其味而不獲見詢之人或云即尾㠠子稍大者蟶既非類殼有紋隱起而絕與尾㠠子不同皆傳聞之訛景純爾雅註云玉珧即小蚌叚成式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蚌雖近似那得言小大小不等那得定其長廣又那得廣過於長二公之言亦得其彷彿而已漫志之以見傳物之難

蕭何功曹

杜子美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參嘗為功曹云酇侯莽也虞伯生謂子美用孫策語虞翻為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閱避暑錄墨莊漫錄皆引高帝紀蕭何為主吏孟康註云主吏功曹也考之史漢良然乃知功曹自何本色特未之深考耳子美破萬卷書雖註脚亦不放過出入筆端皆成故實其精如此後人鹵莽涉獵罕能致精即目所常見之書經人拈出恍同秘籍強作解事妄為雌黃皆子美之所竊笑也

事詞巧合

唐李素替杜兼時韓退之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政如何對曰將繼來比素謂新人不如故也時事詩詞何巧符乃爾宋湘東王遊江濱劉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耿耿而愁余邪隋楊素與牛弘退朝侯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一時排調語亦巧合

辭曹

辭曹事凡兩見一謂刑曹一謂戶曹後漢陳寵傳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註引續漢志云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晉羊祜傳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

門為稱牧戶曹為辭曹

漫筆卷之一終

剡溪漫筆卷之二

後漢書諱治

史籍避諱如談爲同啓爲開徹爲通秀爲茂莊爲嚴皆出作者之手惟後漢書諱治乃唐高宗御名章懷太子作注時所更如班固兩都賦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燕然山銘理兵於朔方漢陰老父傳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鄭太傳以亂攻理者亡張衡傳堯使鯀理洪水曹節傳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劉表傳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劉焉傳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改治爲理爰延傳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

政則亂應劭傳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東平王蒼傳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皆改治爲化章懷作註雖出於劉訥言格希玄諸人故義例不一後仍章懷之舊莫爲更定化日舒長遂成千載故實不知非蔚宗原文也惜無唐以前本爲一正之

縑帛稱端

俗稱縑帛一匹爲一端按禮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鄭玄註云十箇爲束兩者合其卷每卷二丈也
宋時賜致仕高年束帛夏竦以縑十匹贈胡旦旦奉還
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書所解束帛竦檢
之果見三代束帛之制卷其帛爲兩端五匹遂見十端
是一匹兩卷爲二端也小爾雅云倍丈謂之端後漢書
註引雜記納幣之文云每端二丈是一匹四丈爲二端
也然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楊椎蜀都賦布則
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箭中黃潤一端數金東漢王烈傳
遺盜者布一端梁時姚察門生送南布一端豈皆止於
二丈邪宋高祖時廣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八丈猶

稱一端非止二丈也余意匹雖以四丈爲率而長短通可稱匹端雖以二丈爲率而長短通可稱端其來久矣從俗可也

烹葵詩

白樂天烹葵詩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有超然一窮通齊榮辱之意世之乂戀名利而不尋遂初者讀此當爲警省然拘拘以衣食凍餒爲言猶未離常人之情古之高士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雖凍餒亦自何傷陶令不爲五斗米折腰寧不念乞

食時邪其詠貧士云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又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又云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人能忍得饑寒窮通進退便可付之一笑矣

錢飛出井

蔦僊翁投錢於井呪則飛出李嶠詠蚨詩錢飛出井見疑即此事然何與於蚨而用之有物名青蚨以子母血塗錢錢亦能飛但青蚨一作青蚨乃蟲名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與水中之蚨自是兩物何得混而爲一嶠文章宿老或別有來處俟詢之博聞者

肺石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近刻訓為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曰肺石尤為杜撰按續墨客揮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時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可八九尺形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剝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冤者擊之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唐制必有自來得其解矣

京官乘輿

唐初貴賤通用鞍馬雖宰相亦然故黃旛綽對玄宗有丞相通馬經之誚元和後丞相乃乘肩輿然止於丞相

耳宋初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候路通依常渡江以後乃皆乘轎則不止於丞相矣　國朝舊制京官四品以下亦無不乘馬者　今上已亥庚子間余初官秘省之時猶然近年乃並乘肩輿雖外吏入京無復騎馬法度漸入於弛人情漸入於玩遂一變而爲南宋之俗非盛世事也

說文解字

字學惟許叔重說文最古所引經傳如易日𣅝昃之離犕服牛乘馬詩載衣之褅裼營營營青蠅書鳥獸毴髦毨毛春秋傳長㒈鬣者相之月令歲將僟幾終論語弓

廾善射友論便佞孟子諏源諏源源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㤅恕之類多與今文不同足爲好古者之一證但其會意諸解不無穿鑿如罰字云罟之小者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美字云羊之大者爲美聖王立法豈有持刀罵詈之理不近兒戲乎羊之美正在小者焉得以大者爲美如此作解與波者水之皮相去幾何余訓講宪字學但正其點畫如罰从网从言从刀美从芊从大如是足矣必欲逆古人制字之意而曲爲之說能無穿鑿傅會乎

崽

江右謂子曰崽音如宰方言云崽者子也湘沅之間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齊東言子矣乃知此語自漢時已然迄今無改余嘗見彼中訟牒皆作仔而音與崽同

說難本荀子

荀子非相篇云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近傭韓非說難一篇全自此充衍特其文精深閎肆遂成千古絕調所謂青於藍者也李斯諫逐客書兩然後可章法亦本王霸篇來二人同遊于卿之門故其文皆似之然流爲刻覈偽術掃地矣

漢廣誤字

詩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余謂息當作思四句正以休求爲韻思乃助語詞詩中此類甚多若作休息休與息本無異義而韻亦不叶且通章以思爲終此何獨不然殆傳寫之訛近見王厚齋詩考正與余意暗合

摘齒纖

陸雲與兄書曹公器物取刷齒纖一箇今送兄按刷齒纖即今之牙杖也太平御覽作摘齒纖摘齒二字出淮南鴻烈解其來亦遠

契濶二義

今用契濶語多作闊遠之意毛詩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後漢范冉傳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北史李彪傳頃來契濶多所廢離是也然又有辛苦之義傳毅迪志詩契濶夙夜庶不懈忒晉武陵王遵稱會稽王道子阿衡二世契濶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茹法亮傳契濶心膂竭盡誠力北齊封隆之傳契濶艱虞始終如一

曹馬負人

曹操嘗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備賓主禮操聞

其食器群以爲鬬巳手劒夜殺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鄭小同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屏如厠還問曰卿見吾疏乎荅曰不見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人惟不欲負人耳寧我負人復何所不至曹馬之簒弑皆此一念爲之也

唐禁食鯉魚

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决六十爲鯉與李同音也此見童之見古者不諱嫌名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可乎正德乙亥禁直隷山東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永戍邊衛此必中人獻

媚有以國姓之說蠱　上者一時人心惶駭莫測其由輔臣楊公廷和等力爭之疏雖不報事亦旋寢

王獻之李含光

謝傅問王大令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唐李含光善書或謂筆跡過其父含光一閲此語終身不書含光之逃名可以媿大令之爭名

位高難退

范文正公在杭子弟請治第洛陽爲逸老之地公曰吾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東坡云余出入

文忠公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大臣之乞身其難如此世人習聞難進易退之說謂可一辭而退孰知退之難哉范公身當其事故知其難坡翁親見其事故信其難然則功成名遂之日一旦得謝事超然於是非之外翛然於林壑之間真欲界之神仙人倫之盛事也誦二公語於時事乎有感故錄之

約法三章

漢高帝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王厚齋與父老約作一

讀因上文與諸侯約句法相類遂解爲要約之約按此句與上父老苦秦苛法相應約乃苛之對當作省約之約文帝紀云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顏師古註約省也是其義也過秦論云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元帝詔云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成帝詔云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傅士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其字義並同宋錢易踈云漢祖入關蕭相以文無害居宰相約秦之法爲三章語益顯明矣近見墨卿談乘亦如此作解而辨證未晳

文士好上人

文士多好上人往往非薄前輩轉相彈射子輿氏有孟子王充遂作刺孟劉文孺章又作刺刺孟左氏有國語柳子厚遂作非國語江端禮虞仲常又作非非國語屈原有離騷楊子雲遂作反騷徐昌穀禎卿又作反反騷楊用修有丹鉛錄陳觀察晦伯遂作正楊胡孝轅元瑞又作正正楊

葵向日

葵能向日其說出於左傳鮑莊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預註云葵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劉

孝標詩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唐太宗詩還當葵藿志傾葉自相依葵傾以葉皆指葵菜而言古今韻會云葵菜也有紫莖白莖二種常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其黃葵蜀葵莪葵別附於後爲說甚明俗乃以向日爲葵花殆非也葵花諸詩賦不言向日顏延之蜀葵贊云類麻能直方葵不傾正言名與葵同而不能如葵之傾葉向月不知世俗何以訛誤至此

結埼

余邑濱海有地名結埼漢地理志鄞有結埼亭是也顏師古注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埼曲岸

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余詢之土人鮚實螺屬中有小蟹時出求食有大小二種土人謂之寄生酉陽雜俎謂之寄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郭璞江賦璅蛣腹蟹即此鮚一微物賦紀之鮚埼一僻壤史書之物與地之得名亦有幸不幸也漢律會稽郡獻鮚醬古以上供當亦佳物今人不解作醬亦不復取充盤飧　國朝鮚[illegible]巡檢司印文以埼爲[illegible]又與顏說不同當更考之

星宿

二十八宿相承讀作秀前人論辨謂止當讀如本音嬾真子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

舍皆有止宿之意容齋隨筆引説苑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甚明偶讀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尤爲的證然吳都賦云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則宿亦與狩叶燕趙間語止宿之宿皆作秀音乃知星宿爲秀特出於方音後人承而讀之非別一音義也

魚尾星

漢時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魚尾形指上者今屋上獸頭乃是龍種九子之一名曰螭吻性好

望人多知之或有不用獸頭但作魚尾形意謂止從省約不知亦有故事也

祀雲雷

古來郊社之外惟祀日月星辰風雨至唐天寶五載始祀雷　國朝　世廟時更作郊社始祀雲

疏賀勇退

急流勇退漢稱二疏唐稱賀監一則天子賜金一則天子賦詩皆公卿祖餞以爲盛事考其時賀年八十餘二疏亦七十餘矣此時不去當何時去耶偶閱南部新書盧鈞年八十餘以太子太師率班賀正升降如儀音吐

鴻暢舉朝嘆服明年柳公權以少師率班亦年八十自樂懸南趨至龍墀前氣力綿憊誤尊號中字罰一季俸人爲耻之柳固可耻矣試問盧公世間當有百歲外人否高年顯仕不以老健自適於林泉而猶戀戀班行亦何足貴岑參作裴僕射挽歌富貴徒言久鄉閭沒後歸錦衣都未着册旐忽先飛譏其久居通顯不能爲晝錦之游而以喪歸也並觀之乃見踈賀之高

外典

徐勉戒子書曰釋氏之命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所謂外典指周易也聖經昭如日星當

獨行於天地間乃與釋氏對稱而謂之外典可乎梁書乃改作儒典

白鵲合歡

註釋史傳惟博物最難唐太宗時有白鵲巢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陳濟綱目正誤謂其巢兩頭大中間小如腰鼓之狀近見詞林所進帝鑑圖說據此作解洪容齋二筆亦云其巢合歡如腰鼓萬曆乙亥有白鵲飛集余家庭桂形如乾鵲而差小毛羽光潔如雪其鳴鼕鼕作小鼓聲余所親見合歡如腰鼓當是兩相和鳴如腰鼓之聲耳

採用詩題

孟浩然讀選詩題中字面亦不放過往往採以入詠沈休文詩題有早發定山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浩然詩定山既早發中流見底清江入新安清皆用之謝靈運詩題有登池上樓登江中孤嶼浩然詩應閒池上樓孤嶼共題詩皆用之李太白詩可見羊何共和之亦用靈運詩題全句

六朝

學子習言六朝多以晉宋齊梁陳隋當之黃厚齋小學紺珠謂吳與東晉劉宋齊梁陳皆都建康謂之六朝

執金吾

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前漢書顏師古註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像因以名官後漢應劭註吾禦也掌執金革禦非常皆未有確據崔豹古今註云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較前二說爲長

壁經有二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複壁中此漢時壁經也唐之壁經乃是書五經於太學之屋壁元和十四年新修國學五經壁劉禹錫記略云初大

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載汚剝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成均以治學上言遂賜千萬祭酒皡齊博士公肅韋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製如版牘平如粉澤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繕寫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

牙牌

宋紹興五年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遥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

之仍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有建立奇功之人量功勞先給賜以爲執守當時牙牌乃用以旌功　國朝但令京官懸帶朝叅出入防其詐僞與宋制不同

黄冊

戸籍曰黄冊張孟奇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爲黄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男女始生即登于冊故謂之黄冊其制盖始於唐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黄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黄籍籍年旣滿便應扶持黄籍正令黄冊不始於唐矣綱目集覽籍

簿書也編戶之文以黃表之故曰黃籍猶今之青冊亦非始生登名之說但不知何取於黃晉范甯疏云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别是又有白籍其謂中原喪亂流寓江左自爾漸久人安其業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似以客戶爲白籍而黃籍乃土著之民也意者土色黃故以黃表之未知是否

試畫

宋徽宗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意衆皆點綴花卉惟一工於樓臺縹緲綠楊隱映中畫一婦人凭欄而立衆工乃服余鄉相傳

武廟時試西殿畫工邑人王廷直獨稱上意事與此同或因前事傳會耳

年號相犯

改元建號以不犯前代爲佳至於偏方僭竊之號尤宜避之宋太祖始改乾德令擇前代未有者後見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乃知爲僞蜀年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高宗孝宗初欲用炎興乾統以劉先主契丹嘗有此號乃復更議皆以重複爲嫌乃張重華張遇賢方臘俱號永樂契丹號天順西夏號正德　國朝皆用之亦一時未詳考也

、可人

陳後山絕句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寄王充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二詩語意全似其屬意可人一何惓惓也自昔高人隱處必與一二同志相為周旋若莊周之惠施蔣詡之二仲向平之禽慶龐公之司馬德操陶令之羊松齡少陵之錦里先生太白之孔巢父摩詰之裴廸樂天之四友臭味既同而文釆又足以相資正後山所謂可人誠未易得即無其人而與山翁野叟邂逅於蒼梧翠竹之間如羅景綸

所稱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談笑從容形骸散誕坐立無次去來自如雖非儁遊亦自不惡惟剝啄在門褦襶觸暑詶公孫之脫粟謁王雅而廻車斯所謂俗子推不去極得人憎耳

畝制

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制按唐書突厥傳杜佑謂商鞅佐秦以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然則中畝之制始於秦商鞅之時不始於漢

春秋疑義

余讀春秋有可疑者數事王者大一統列國紀年宜禀於天王令即位改元國自爲政然則周王特一大諸侯耳一統之義安在豈東遷以後尾大致然一可疑也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宜一本舊文今天王及列國之事具在似非止魯國之史戴宏解疑論云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脩爲春秋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據此乃傳采周與列國之史勒成一書然其名猶仍魯史之舊何也二可疑也春秋正義據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晋楚之人皆稱春秋遂謂每國有史

同名春秋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則春秋乃列國史記之通稱孟子何以云魯之春秋而晉乃名乘楚乃名檮杌也三可疑也夫子感獲麟作春秋說者謂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錄以續孔子之經夫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使夫子沒而假然以筆削自任何前謙而後專也且獲麟絕筆原非未成之書何待續成游夏諸賢豈僭妄若是四可疑也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弑父與君惡莫大焉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亡不出境皆書弑君假令實弑君將何以書羽父實弑隱公乃以宗國之惡諱而不書又何以誅

亂賊也五可疑也滕稱子邾牟葛稱人說者謂桓公弑逆諸國不當來朝故貶之杞侯不來朝乎何以獨無貶辭滕之子又何以終春秋不復也或謂滕君不能供侯伯之賦自降而從子遂子之若爾則褒貶安寄假令滕自王將遂王之乎六可疑也夷夏之分春秋辨之甚嚴秦楚等國也楚君卒書子而秦乃稱伯何居倘亦尚書敘秦誓之意乎七可疑也褒爲華衮貶爲鈇鉞辨在一字耳然往往有美惡同辭者聖人筆削豈其艱於一字而令後之人索摸於茫昧之鄉八可疑也日食三十六與弑君相應關涉甚大據諸國繞紀以授時曆推之頻

月不應有食者二一變交不食者一差一月者十二差二月三月者各二一果爾則春秋之誤文多矣即失在史官當遂踵其誤乎九可疑也噫安得起夫子於兩楹而問之

錢神論

魯褒錢神論謂錢無位而尊無勢而熱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其言切中時弊然謂以清談為筐篚以神機為幣帛猶未離西晉之習王夷甫口不言錢卒亂天下清談之流禍與握牙籌作金埒者豈能遠過記云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

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惜褒之未闡此也

詩用實字

韓昌黎陳後山詩皆喜用實字至有七字皆實者昌黎陸渾山火和皇甫湜云鴉鴟鵰鷹雉鵠鵾燖炰煨爊孰飛奔后山贈二蘇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楠櫨楓柞樟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其句法出栢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急就章稻黍秫稷粟麻秔葵韭葱䪥蓼蘇薑急就僅資學僮文非清麗栢梁此句出於宮令之巨拙而寡致亦無足法二公效之皆好奇之過然通篇力厚氣沉足以稱此讀之亦自可喜唐人送僧遊

方詩此遊諸幾岳嵩華衡恒泰五字皆實而全篇語氣未稱似謔非謔可發一笑

笛詩注誤

杜少陵笛詩胡騎中宵堪北走舊注引劉琨中夜吹胡笳事說者以爲用事之誤余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豈有咏笛而用胡笳故事乎按初學記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云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少陵葢用此獨中宵字周詩未有所出當是借用劉琨中夜耳老杜使事間於本事外旁借一二字如早時金盌出人間本沈烱通天臺表茂陵玉盌宛出人間其以玉爲金亦旁借盧充

魚玄機

唐詩品彙有女冠魚玄機卷首爵里詳節漫引後村詩話而不詳爲何許人文獻通考亦但言唐女冠坐妬女婢抵死按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有集行世見北夢瑣言可補爵里之缺

蒲鞭

吏治尚寬若劉寬之蒲鞭極矣齊崔景真爲平昌太守

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則又過之然恐無此理治如唐虞鞭作官刑卒不能廢二君豈能過唐虞邪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然則下之狃於其寬而慢弛廢事者多矣古稱刑措必曰大畏民志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若不畏不威所謂寬則民慢其能治乎以性度言喜怒不形深可尚至於吏治弛而不張不可爲法也

三國臣

蜀孔明吳張昭魏司馬懿皆一時之傑先主以後事屬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長沙桓王

以弟權托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二君寄託昭無嫌猜二臣亦忠於嗣君不負所託獨曹操以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疑其非人臣懿亦竭親躬效以權術自晦然曹氏之祚卒移於典午豈待以一心亦以一心報待以二心亦以貳心報邪蓋蜀本漢胄統緒最正吳崛起江東爭衡上國亦逐鹿之常惟魏乘炎精之衰如鬼如蜮欺其君而取之又何辭於臣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非獨人事亦天道也

日月詩

詩人用意忠厚每於訣絕中寓屬望之意如國風日月

篇本莊姜見棄於莊公而作其曰寧不我顧猶望其顧也寧不我報猶望其報也俾也可忘正其不能忘也語意何等纏綿後人棄婦詞及宮怨閨怨等作須得其遺意乃佳玉臺新詠載王僧孺為姬人自傷詩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難留果於自絕無少顧戀失詩人忠厚之意矣

剡溪漫筆卷之二終